

唐宋時期的孔雀明王信仰（四）

高振宏

三、孔雀明王經咒的流行

前已提及，據《開元釋教錄》所載，東晉西域沙門帛屍梨蜜多羅曾譯有《大孔雀王神呪經》及《大孔雀王雜神呪經》，在當時帛屍梨蜜多羅便是以孔雀神呪聞名，在《出三藏記集·屍梨蜜傳》中提到：「初江東未有咒法，密傳出孔雀王諸神咒，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，傳響於今。」（大正藏第五十五冊，頁九十八下）此外，在南朝梁元帝《金樓子·自序篇》中也提到：「吾亂年之時，誦呪受道於法朗道人，誦得淨觀世音呪、藥上王呪、孔雀王呪。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，呪癰疽、禹步之法，餘就受之。……」¹¹可見在東晉、南朝時孔雀王經或孔雀王呪已經在南方區域開始流傳。唐代時期，因義淨、不空等高僧又重譯孔雀經，同時建立相關儀軌，使孔雀明王信仰在當時大為流行，當時的文人或畫家已有以孔雀明王為題的作品，如《說郛·書鑒·唐畫》中就提到：「翟琰師吳生筆法，大不及，惟得傳色之法

。嘗見孔雀明王像，甚佳。」¹²而在敦煌洞窟更可見許多孔雀明王的圖像，¹³但可能受限於時代與資料性質，上述情況較集中在文士階層，不易看到該信仰對民眾生活或是中國宗教世界的影響。

到了宋代時期，洪邁的《夷堅志》有較豐富的記載，約略可窺探孔雀明王信仰在當時的流播情況，在「孔雀逐癘鬼」條提到：

撫州宜黃人鄒智明，家饒於財，暴得癘疾，昏昏不知人。一日少間，語其妻：「使請師叔。」師叔者，其族叔也，為僧，住持臨江寺，能誦《孔雀明王經》。至則曰：「可於房內鋪設佛像。」而即床前誦經。妻如其戒，僧誦兩卷畢，出就飯，智明望見掛像處，一孔雀以尾逐癘鬼，僧竟經、讀疏去。日將暮，一小鬼來告曰：我「輩佩佛勅，行當去此，但公頭上有釘未拔，願多燒冥錢與我，

便相為除之。」於是呼幹僕饒山散買楮幣，聚焚於庭，諸鬼奇形異狀以十數，舞謝歡喜。其先告者徑登床拔釘而去，且言曰：「我明日往縣市曾打銀家行病矣。」先是智明最苦頭極痛，登時豁然如失，平旦即能起，欲驗其事，走介扣曾匠家，果雲忽害傷寒。¹⁴

本條記載是宋代筆記中民衆遇到邪崇作怪的典型情況：民衆先是因崇而病，然後再委請儀式專家、透過佛道的經咒或法術來驅邪。此處師叔在鄒智明房中了設置孔雀明王圖軸，然後誦念孔雀明王經咒來驅趕這些作祟的小鬼，頗有微型壇場的樣態，而有趣的是，故事中經咒的神力不是化現為常見的天兵神將，而是讓圖軸的尊像顯化為孔雀，且是以尾驅逐癘鬼，這與禽類以尖喙啄食、攻擊的習性較為不同，可能是炫麗的孔雀尾巴是民衆較深刻的印象，也可能是孔雀明王較為慈悲，所以非採用剿滅的方式，而是較溫和的驅逐，因此小鬼們之後才說：我們遵行佛王的命令，必須要離開這裡（我輩佩佛勅，行當去此）。此外，較特別的是，文中師叔誦讀經後，還必須呈讀疏文，這似乎複合了傳統中國儒家或道教儀式的文書傳統，不知是否為當時民間密教式驅邪儀式的常態？除了這類為崇致病的癘鬼、疫鬼外，當時

南方地區最著名的精怪就是五通，在「江南木客」條提到：「大江以南地多山，而俗襍鬼，其神怪甚侷異，多依巖石樹木為叢祠，村村有之。二浙江東曰『五通』，江西閩中曰『木下三郎』，又曰『木客』，一足者曰『獨腳五通』，名雖不同，其實則一。」五通特性喜淫據女子，甚至感孕成胎，在同條資料列舉十餘個例子，其中說：「南城尉耿弁妻吳有崇孕，臨蓐，痛不可忍，呼僧誦『孔雀咒』，吞符乃下鬼雛，遍體皆毛。」¹⁵耿弁妻吳氏因被五通姦淫而有孕，胎中雛兒亦為精怪，因此生產時造成母體極大的苦痛，有難產的危險，仰賴僧人誦讀「孔雀呪」，同時讓她吞食神符（但孔雀明王經中未載相關的神符），才順利產下這個鬼胎。這裡將孔雀經呪與生產連結是頗為特別的記載，但他應仍是延續誦呪驅邪的思維，透過孔雀呪來逼使作祟的鬼胎離開（母體），不過同書的「陳二妻」條也提到以「孔雀經」護產之事：

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，其妻懷妊，將產，詣鎮市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《孔雀明王經》一部，以祈陰護。既而生男，久不償初願，妻遂雙瞽，凡衣裳縫紉皆倩鄉裡；男能移步，但匍匐而行。妻夢一僧來言：「與我千

錢，吾為汝治眼病。」旦以告厥夫，夫雲：「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邪？」妻曰：「家間赤貧，尚無飯喫，何暇及此，佛亦不應屑屑與吾較也。」是夜陳二所夢亦同，偶到太平寺，閱僧房功德簿，頓憶其事，乃焚香禱告，乞放妻眼光明。秋成還賽時，紹熙癸丑歲也，及秋暮始踐前約，恰費錢一千文，纔及新春，妻雙目如平生時，了無患苦。¹⁶

故事中陳二妻以抄印《孔雀明王經》一部為願來祈佑順產，之後順產卻未還願而遭譴，導致雙目失明、小孩也未能正常行走，最後花了一千文償願，才得恢復光明。這個故事頗為極端，誠如陳二妻所說的：其家既以赤貧，諸佛應不致如此計較，其情節與結果都不太符合佛教義理。而這裡也將孔雀經呪（佛教經呪）與護產連結，這樣的例子在《夷堅志》中頗為少見，若與前條並觀，隱隱然會覺得當時似乎有以孔雀經呪來護佑順產的看法，這反而是經典中所未提及的功德成就，值得留意。

孔雀經呪在當時民間有相當的市場，僧人若能持誦《孔雀經》便可維生，如「野和尚」條雲：

襄陽南關寺僧寶樞，姓野氏，本泰州人。來

駐錫時方二十歲，能談誦《孔雀經》，聲音清亮，人家多邀請，富有衣鉢，俗呼為野和尚。淳熙甲午赴近村經課，飲酒回，耳畔聞嬰兒啼聲，如是不一，甚異之，左右前後並無人家，寺中又無寄寓者，不敢與人說。寺前臨江其北有人煙市井，僧嘗渡北岸憩於張氏客邸，從其妻談。未了，一優伶攜女子入邸僦室以居，僧見之心頗動。未幾，厥優病，僧每日必到彼為治粥藥，因與女接杯酒之歡，既而優死，又捐錢殯瘞，女感其德，遂陪之款昵，僧猶未快意，育髮出外，取之為妻。連歲產三男，生計益進，凡十餘年，妻病亡，復用故度牒，披剃三子以次繼為僧，徙居南漳雙池寺，而彈（談）《孔雀經》如初，紹熙甲寅季祖忠訓作邑宰尉猶識之。¹⁷

寶樞和尚年輕時憑藉著談誦《孔雀經》便能讓生活富泰，之後破戒娶妻、連生三子，妻死後還度三子為僧，他與三子仍藉談誦《孔雀經》維生，可見這在當時應有一定的市場，甚至還有相當的獨特性，所以才讓寶樞和尚一家生計無虞、壟斷整個市場，在《宋高僧傳》就已記載後唐道賢和尚「持誦《孔雀王經》以為日計」¹⁸

。而《孔雀經》能讓僧人賴以維生，可能是與水陸法會或超度亡者有關，在同時代朱彧的《萍洲可談》中提到：

餘在廣州，嘗因犒設，蕃人大集府中。蕃長引一、二佛齊人來，云善誦《孔雀明王經》。餘思佛書所謂真言者，殊不可曉，意其傳訛，喜得為證。因令誦之，其人以兩手向背，倚柱而呼，聲正如瓶中傾沸湯，更無一聲似世傳「孔雀真言」者。餘曰：「其書已經重譯，宜其不同，但流俗以此書薦亡者，不知中國鬼神如何曉會。」¹⁹

最後提及「流俗以此書薦亡者」，可知宋代時期南方地區有以孔雀經超度亡者的看法，《夷堅志》中的「僧化犬賦」條雲：「院（開福寺地藏院）僧德輔能誦《孔雀經》、主持水陸，戒律頗嚴。」²⁰也是將《孔雀經》與水陸法會連稱，這已逸出原經典所稱的驅毒除難的功德，表現宋代之後衍異卻流行的作法，尤其朱彧提到，當地僧人所誦的孔雀真言已與當時流傳的有所差異，且他認為經已重譯，呪也必須依從重譯本才是，不過如前節所述，民間應同時有幾種不同譯本在流傳，所以也就有兩種以上的孔雀真言。此外，上述資料中都

提到誦讀孔雀經呪音聲必須清亮、如瓶中傾沸湯，這並非容易之事，《夷堅志》「蜀士白傘蓋」條雲：「白傘蓋呪三千一百三十字，在諸呪中最為難讀，頗與《孔雀明王經》相似，僧徒亦罕誦習，故妖魔外道敬畏之，白傘蓋真言雲即楞嚴呪。」²¹若《孔雀明王經》如三千一百三十字的楞嚴呪一樣難讀，一般僧人大概不是那麼容易掌握，而它又有一般民衆企盼的超度功德，也就成爲了特殊、具獨佔性的技藝，這大概可以說明何以釋道賢、寶樞和尚一家只需誦讀此經便可營生，甚至還能生計益進，讓我們看到在經典之外的另一重社會實踐面向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1. 南朝·梁元帝：《金樓子》（知不足齋叢書，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），卷六·〈自序篇〉，頁二十二。
12. 明·陶宗儀編纂：《說郭》（上海涵芬樓排印本），卷十三，〈書鑒·唐畫〉，頁五一。
13. 相關討論可參王惠民，〈論《孔雀明王經》及其在敦煌、大足的流傳〉，《敦煌研究》一九九六年第四期，頁三十七—四十七。
14. 宋·洪邁撰，何卓點校：《夷堅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〇六二刷），〈支景〉卷二，第二冊，頁

八八八。

15. 宋·洪邁撰，何卓點校：《夷堅志》，〈丁志〉卷十九，第二冊，頁六九五—六九六。
16. 宋·洪邁撰，何卓點校：《夷堅志》，〈支乙〉卷八，第二冊，頁八六〇。
17. 宋·洪邁撰，何卓點校：《夷堅志》，〈支癸〉卷六，第三冊，頁一二六—一二三。
18. 《宋高僧傳》「後唐鳳翔府道賢傳」：「釋道賢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持諷《孔雀王經》以為日計，未則受《瑜伽灌頂法》，持明之功愈多徵應。」（大正藏第五十冊，頁八七〇下）
19. 宋·朱或《萍洲可談》，《海川學海》丁集（民國十六年武進陶氏覆宋咸淳左圭原刻本），卷二，頁四一—五上。
20. 宋·洪邁撰，何卓點校：《夷堅志》，〈丁志〉卷六，第二冊，頁五八九。
21. 宋·洪邁撰，何卓點校：《夷堅志》，〈志補〉卷十四，第四冊，頁一六八三。

印度佛教復興心路歷程分享會

【本刊訊】十月二十九日，「獻給佛陀聖地的真愛——印度佛教復興心路歷程分享會」在新北龍山寺文化廣場舉行。此項活動由大千出版社策劃，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主辦，邀請世友居士（Mr. Lokamitra）蒞臨分享他的復興印度佛教之路。

佛教在印度十三世紀初滅亡，歷經七百年後，一直到錫蘭的護法尊者達摩波羅（Anagarika Dharmapala，一八六四—一九三三），不畏印度各種權勢威逼打壓，以及遭遇逆境考驗，為復興印度佛教努力不懈，終於在一八九一年，於印度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旁建立佛教朝

聖館，從此開啓一連串的印度佛教復興運動。

到了一九五六年安貝卡博士（Dr. Ambedkar）帶領五十餘萬人歸依佛教，對於佛教在印度復興，具有劃時代的貢獻。繼承安貝卡博士遺願的，即是此次的演講者，來自英國的當代大護法：世友居士。印度佛教復興運動在他四十幾年的帶領下，目前皈依的佛教徒約有一千多萬人，是印度佛教復興以來最興盛的時期，也是世友居士與眾多新佛教徒們，共同用他們的生命換來的弘法成果。世友居士此次演講，即是分享此一寶貴的親身經歷。